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六月霜

### 第六回 問口供太守驚暴病 定案情女士勉書秋

卻說富太守因和秋女士認識，恐遭疑忌，所以想定了一個主意，在堂上審訊時，假作不認識秋女士的，只命著那個女子上來問話。富太守故意的將驚堂木一拍，說道：「你這女子姓名誰？為什麼怎樣的大膽，敢和逆黨徐錫麟通同造反？此刻還有餘黨在那裡？快快與我從實招來，免受刑罰！」秋女士聞言不解，說道：「大哥，我前日為了給文憑事，還到過大哥這裡一次。大哥於星期六日，也到過我那裡一次。大哥今日為什麼就不認得我起來？我好端端的在這裡教讀，除了開通女界風氣的念頭，並無別的念頭。莫說和徐錫麟同黨，就是徐錫麟的宗旨，也和我風馬牛不相關的。我此刻只有一個人在這裡，有什麼餘黨起來？要這麼說，我平日間有事，常和大哥商量，這個餘黨，除非就是大哥了。」富太守聽了這番言語，就像當頭頂下了一個霹靂，只急得一身冷汗，四肢冰了半截，兩隻眼睛直瞪瞪的，只管望頂門裡鑽將進去。一時天旋地轉，自己的身體覺得有千鈞的重，漸漸兒的坐不住了。兩旁衙役，見富太守這個光景，不知是中風呢還是中暑，也都沒了主意。幸虧那個刑名老夫子，在屏後聽得明明白白，知道事情不好，連忙著人送茶出去。眾衙役見了，就此退堂，扶了富太守走入裡邊一隻榻牀上躺下。外面將秋女士釘鎖收禁不提。且說富太守這一急，直暈了兩個時辰，方始漸漸的醒將過來。微睜兩眼，只見自己躺在一張牀上，滿屋子燈燭輝煌。家人婦女都圍著牀兒落淚，見他開了眼睛，齊聲說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！」富太守問道：「我方才好端端的在堂上審問事情，為什麼弄到了這裡來？你們又都這般光景，究竟做什麼呢？」眾人齊道：「老爺方才不知為著什麼，聽了那個女子的一席話，就急的這般田地起來。」富太守聞言，方想著秋女士那番話兒，心內不覺又突突的跳將起來，說道：「我這時好了，也不覺著怎麼樣。你們不必這般哭哭啼啼的，像什麼呢！我還要和老夫子商量要事去。」說罷，爬起身來，就要往外。眾人都道：「你不動了好一會了，這時候方才好些，也該歇息歇息，養養神，不要弄壞了身體。」富太守道：「你們那裡知道，這是謀反的大事，一刻不容緩得的。況我身體又沒有病，方才不過一時受了些驚恐。此刻原是好好的，你們不要管我，反誤我的事。」說罷，便一徑走了出來。

到了外書房，恰好那位刑名老夫子也在這裡，見了富太守，連忙立將起來說道：「東翁，你才好了，也該歇息歇息，為什麼就跑出來呢？」富太守一面讓座，一面說道：「老夫子，這種謀反叛逆的事情是不容緩的。況我原是好好的又沒有病，這時候也不覺怎麼樣，所以我就跑將出來，要和老夫子商量商量，這件事究竟怎麼樣的辦才好。」老夫子道：「東翁這樣勤儉辦事，連個身體也不顧，終算是忠於國家的了！這件事看著很難，仔細想想，倒也容易辦的。若辦得好，東翁，不是我拍馬屁，只怕還有升官的巴望哩。」富太守聽了「升官」二字，便覺心中一動，連忙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老夫子，我也不想升官，只要這件事體辦得妥當，不至受上司的申斥就算完了。那時候升官也罷，不升官也罷。」老夫子聽了，也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東翁又來了，大凡做官的升降，全在這合式和不合式的兩層上頭。大臣合了皇帝的式，這大臣就得降恩眷顧。下屬合了上司的式，這下屬就不難升官發財了。所以我想這件事，也不必怎樣的商量，只要探得章中丞此番的意思是那樣的，就照那樣的辦法。若合了章中丞的式，自然東翁平日的宗旨也可望達到的，就有升官的巴望了。倘然事情辦得有不妥處，橫豎合了式，諒來章中丞也要替東翁彌補彌補的。」富太守聽了這番議論，不覺茅塞頓開，把大拇指一伸，說道：「老夫子的學問經濟是頭等，老夫子的做官道理，要算是超等的了！兄弟愚蒙，那裡想得到。但是這個女子，畢竟還要審訊他一個口供出來。那些學生，又該怎樣個辦法，請老夫子明示才好。」老夫子聽了，答道：「這學生和女子，是一樣的辦法呀。」說著，便附富太守的耳朵說道：「只須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」富太守點了點頭，便傳命將一千逆犯，發往縣裡收禁。並著山陰、會稽兩縣會同了，將一千逆犯審問。

外頭衙役答應了，即行押解到縣。山陰縣牛老爺、會稽縣馬老爺得了這個消息，立刻會齊在山陰縣裡，提集一千人犯。先傳大通學堂問了口供，也不過如前一樣，問不出什麼來。便喝退眾學生，著帶秋女士上來。山陰縣牛老爺先開口問道：「你這女子為什麼不想安安逸逸的活著，倒要造反起來呢？」秋女士低了頭，只不做聲。馬老爺也照紹興府所問的話，問了一遍。秋女士也不答應。牛、馬兩位老爺，見問不出口供，也不去動刑，只命收禁，自去回富太守去了。

且說紹興城裡，昨夜出了這件大事，次日茶坊酒肆，議論紛紛。那些喜事的又造出許多話來，說什麼城裡頭還有匪黨藏匿，明日省裡還要派兵來剿哩。那些學堂內的學生，見出了這件造反的事，也有懼怕的，不敢則聲，自己悄悄的躲開；也有抱怨官場顛倒的，要開會打電報。爭奈這些學董堂長，都和富太守要好不過，始終堅持不許。眾人沒奈何，只得罷了。這裡富太守聽見外頭議論靜悄悄的沒有動靜，他便更加膽大了。到了晚上，忽有一張稟帖投進。富太守一看，原來不為別事，為這秋女士和徐錫麟同謀造反，他是本地紳士，恐怕連累，故來稟報的。富太守得了這張稟帖，如獲珍玉一樣，自思有了證據了，就殺了也無妨害的。便立刻傳命山陰縣，將一千逆犯提出來，押赴軒亭口，先行正法，又暗暗的寫了一個字條送去。一面備文星夜上省。

山陰縣牛老爺奉了本府的命，又見了字條，教把他的筆跡騙些出來。便把秋女士等提出監來，當堂又審過一遍。問到了秋女士，牛老爺便說道：「我看你也是個好好的女子，為什麼的要講起革命來呢？」秋女士答道：「我的革命，是家庭革命，並不是種族革命。」牛老爺聽了，也不再問，只擲下一枝筆，一張紙，命秋女士道：「你將你自己平日間所恃的宗旨，以及所作所為的事情，替我一一的寫來。」只見秋女士也不寫，也不答應，只見低了頭，呆呆的站著。牛老爺坐在椅上，好不心焦，連連的又催了好幾遍。秋女士見逼得緊，沒奈何，提筆寫了一個「秋」字，又不寫了。牛老爺見秋女士執筆，喜得兩眼睜得開開的，只管望著紙頭看。不料他寫了一個字，又把筆擱了起來。恨得心裡難過得了不得，只得忍耐著，又向秋女士說道：「你好歹寫點出來，不要打悶葫蘆，弄得別人難受。」只見秋女士聽了這話，又提筆寫了幾個字，把筆往裡一擲，歎了一口氣，眼中撲簌簌落了幾點眼淚。牛老爺見他把筆擲了，便命：「把紙頭拿上來我看。」衙役將紙呈上。牛老爺接在手中一看，只見一共寫了七個字。你道七個是什麼字？原來是一句七言的律句，寫的是「秋雨秋風愁煞人。」牛老爺看了，也不懂是什麼個意思。

忽見有人稟道：「馬大老爺到了，說不進來了，就在那裡等候，請老爺速將人犯帶出。」牛老爺聽了，便傳齊衙役並劊子手等，正要起行，只見秋女士聞言稟道：「我一死不足惜，但求臨刑的時候不要裸體，並不要梟示。這是我身體本是清白的，不要污辱了我。」牛老爺一想，橫豎他要死的，死了就不怕他怎麼樣了，故就一口應允。秋女士又求道：「可否待我通一個信到家裡？」牛老爺搖頭道：「這可不依你了。依了你一件，你就一件一件的想上來了。」說罷，便命將秋女士綁了，大通學堂的學生也綁了。然後出了衙門，和會稽縣會合了，一齊押赴軒亭口來。秋女士此時身穿元色生絲衫褲，足穿皮鞋，兩手反縛，係著極重一付鐵鎖。前後擁護著幾十個新練兵士，又有防兵幾十個，將秋女士推推挽挽的，狼狽不堪。不一時已到軒亭口。但見星月無光，愁雲凝結，陰風慘慘。那些兵士們都說：「好冷呀！」牛、馬兩老爺也覺毛骨悚然，看看四野寂寂，燈光又或明或暗。

看官：這時候正是六月初五，祝融司令，炎氣方蒸，為什麼風淒月暗，倒像了深秋光景呢？咳！有所不知。大凡一個人，剛想在世界上頭轟轟烈烈的做一場事業，無緣無故的被人打斷了他的興致，又要把一個極大的罪名強壓在他的身上，弄得他身首異處，志消名敗，你想他的冤氣下得下麼？所以古書上說的「鄒衍下獄，六月飛霜」，「齊婦含冤，三年不雨」，這都是天神交怒了，才致有這樣的愁慘氣象出來。在作者雖也是不信鬼神的，然而這個道理卻也相信。我既信了這個道理，我就把人事和天災細細的比較，確是一毫不差的。所以做了宰相的人，不管別的事情，專管著「變理陰陽，調和民氣」這八個字。你道這八個字沒有什麼道理的麼？卻是有大大的一個道理哩。可惜現在的那些宰相，都不懂了這八個字的道理，所以弄得民間好人漸漸的少了，歹人漸漸的多了。世界茫茫，都是些惡氣冤氣，十分之中，剩了分把的正氣。你想這樣的世界，那得不天災連綿，民風日下的麼！如今秋女士好好的一個熱心辦學的女子，忽被那一班官吏劣紳，烏遭遭的不問情由害殺了，難道不乖天理的麼？咳！這個時候，莫說人要為他哭，天地要為他愁，我恐神鬼也要呼號，草木也要含悲的呢！

閒言少說，書歸正傳。且說牛、馬兩老爺見了這個光景，心中也不免害怕起來。正要命兵丁放槍壓驚，忽聽得遠遠裡軍樂齊奏，好像學堂裡體操的樣子。不知從什麼地方來的聲音，且聽下回便知。